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八至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 子部

老學菴筆記卷八

宋 陸游 撰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歴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學士院移文三省名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曾
文清為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當族誅
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
仗節死事之家詔自今勿與予銘文清墓載此事甚
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為恨
興元城固縣産礜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雖數十

百擔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窐中煅
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
有一方用礜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匈奴露宿丹
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橋淳熙初為郡守者大書
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者
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廵狩至於

錢塘呂相頥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黄河决入汴梁宋閒謹言謂之天水來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為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自司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為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葢不責善非

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在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此句為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絶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為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

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牕曰泥牕花蘂夫人宫詞云紅錦泥牕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為魁終以此不果及揭牓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

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墜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又云對花莫道渾無過曾與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纇而語意絶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

苑謫鄜州行軍司馬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為屏

又云官為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葢此音司字作入聲

讀

故事謫散官雖别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

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

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戶參軍則

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

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

相謫廉州司户亦借其姪綠袍拜命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傳老子篇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皁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

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

先生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

曰甚荷葢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

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公

累章牢辭至以為恐開大臣希望僭忒之階遂改淮

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辭卒

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虜有功拜兩鎮

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為之
語曰若加一鎮即為四鎮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刱立
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曰鈴轄諸道進奏
院詳定一司勑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
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
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
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

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為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瀋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點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辯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對蓋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蓋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東坡送喬仝詩云上山如飛瞋人扶皆言老人也蓋老人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瞋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窓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彦猷硯録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未乾之

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蓋上久之蓋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為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他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黄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潞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稾書訛馬尾辨新鐫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

於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巽參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顗彥周彥周髽髻着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史選定

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益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墨勅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蓋為清議貶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賜金帶朝路混淆然猶以舊制不敢坐狨故當時謂橫金無狨韉

與閤門舍人等耳

聶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流之横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卧室

秦熺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棟猶在謂人曰看他秦太師吾主人乃天下至繆漢也棟當蔡氏盛時官至拱

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靖康臺評所謂厮養官為横行是也有王俞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間俞停廢棟猶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終其身不復褫削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辯雞舌香為丁香亹亹數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雞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謂之丁子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荊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予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聞道猫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暫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猫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猫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

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

偶不叩之以為恨

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召為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

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無其題或有所避
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旣成熟視曰不
似不似卽日毀之別塑令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
也道士賀仲清在旁親見之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
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
弟還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啞啞

聲即今喏也

荆公詩云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韓舍人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比古句葢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為館職也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隂忌獨謂岐公純篤

不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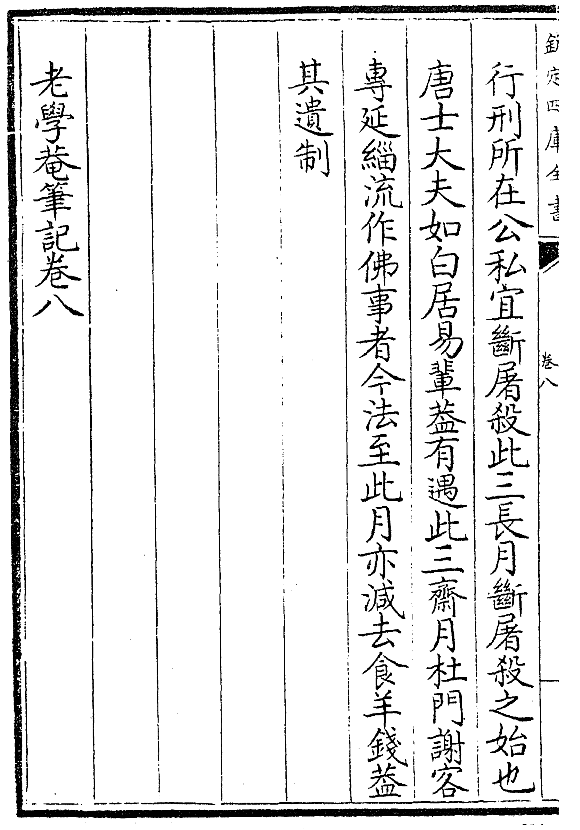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於京師也其常參者

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俗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

之稱契丹僭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
嫌名或謂丞郎爲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實録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
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
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
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
言念亭育無忘鑒昧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
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竝不得



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葢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葢其遺制

老學菴筆記卷八

老學菴筆記卷九

宋 陸游 撰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為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衆推順為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

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衣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遯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為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為知雜御史以為不可但即獄中殺之人

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為幷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為唐明鎮有

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為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為縣國史所載頗略方承平時太原為大鎮其興廢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備書今陷沒幾七十年遂有不可詳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

圍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為笑予少時為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聲於時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敢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鼓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債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

弟無貧富皆着蘆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稍異
此則共嘲笑以為非士流也

周禮蟈氏注云蟈今御所食鼃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
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
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内一首龍栢花李文饒
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栢宋子京又有真珠
龍栢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予長於

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鄜坊間

舒焕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為湖南一縣尉遇盜燒死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病而卒

陳無己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己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繫纍而去無己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輿載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錄於南康

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徧遊寺中因遊

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

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

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如此今律

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擁字如車騎擁西疇船擁清溪尚一樽

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詠隅擁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宫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爲之後别改宫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宫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産千畒已而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宫據其産二萬一千畒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隷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爲神霄下院駸駸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

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旛曰鶴扇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旛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繖東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于天慶觀聖祖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為主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大帝君清都大

帝君中黄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東西臺吏二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神霄帝君之尚賔也其說皆出於林靈素張虚白劉煉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汞鍊之成金可鎮分野兵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寶輪儀制而虜寇已渡河矣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戰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為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為衆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為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為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榜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試唱

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白

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國門

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日中使

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

賜即治行後二日詔至即日起發二事略相似然非

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

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敕葬本以為恩然中使挾御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蓋有為醫所誤者敕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貨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曰宣醫納命敕葬破家慶歷中始有詔已降指揮敕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敕葬乃絶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為韻有銅山許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為女子像黄次山書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為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為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為詩任彥

昪工于筆約無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
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
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
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
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為詩筆亦非也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
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

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豈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顓臾為東蒙主以為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為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

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箠致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絶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為戸部侍郎建言都水監本三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監本三司之甲冑案三司今戸部也而三監乃屬工部請三監皆兼隷戸部凡有所為戸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為立法及紹聖中以為害元豐官制罷之建中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相之為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軍器監造軍器而

戶部以為不可則已矣若以為可則併任其事可也
今戶部吝其費裁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决塞器之
利鈍為工部者不亦難乎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
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上攬筆
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鉤陳俄復取
筆塗去犯鉤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東
宮詩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東坡在黄州時作西捷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閑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到甘泉宫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顔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為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辦之以為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葢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

事齊高帝為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為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為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為虜官晁子止為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為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為朝論所與予年

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為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倏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

語朝士多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杯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遍地桃冠有並

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為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為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為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聞韶在士祥聞韶葢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歷中臣僚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濶

四寸面為符背鑄御書曰賜其人奉以行教有違天
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
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真者嘗被金符之賜予少時親
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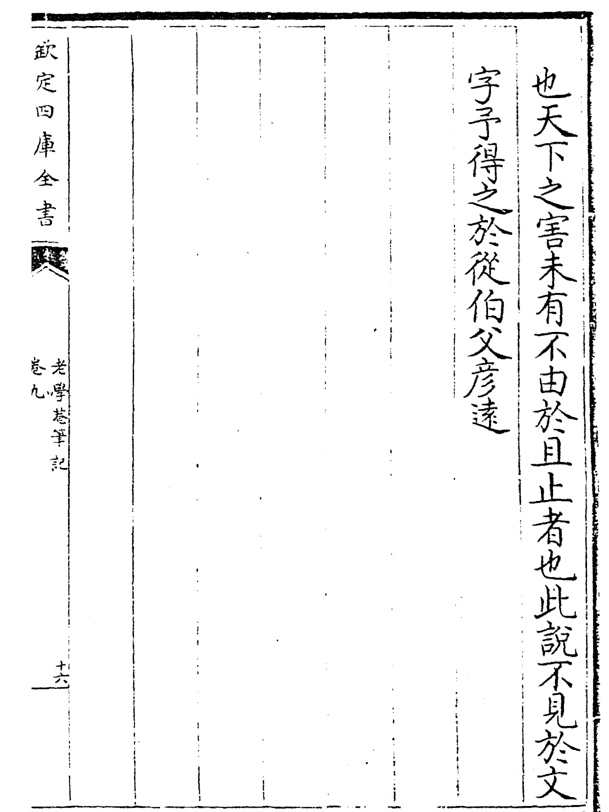
世傳唐呂府君勅葬碑呂名惠恭僧大濟之父大濟代
宗時内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為兖州
刺史而官為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張若水
官為藥珠殿校籍贈其父為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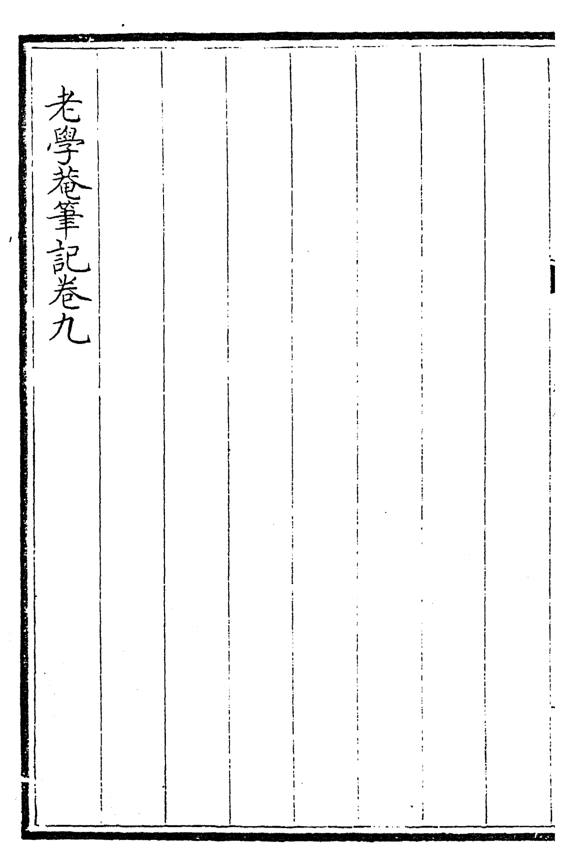
見其母賜誥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家之號詩人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焚黃詩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侍晨恩數視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濫恩不可勝載中更喪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宏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為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之一字伯以潘義榮良貴一字子賤張全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國器燁一字仲蒙林黃中栗一字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疑矣

王荆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參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


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說不見於文字予得之於從伯父彥遠



老學菴筆記卷九

老學菴筆記卷十

宋　陸游　撰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厮國寺傳以為笑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浴

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蝦蟆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戩也起坐握劒問曰汝為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廟諱同音署字常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為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小學亦不以為言何也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

折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廌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被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内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廌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

河東記韋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别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直俚俗習妖妄者所為耳又或指名族士

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芰菱也今人謂卷荷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菱二物耳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棳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窓上下及中一二眼作

方眼餘作踈儒謂之太師窓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都督雖夷狄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入亦止於右相領都督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絶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

以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歴中人也則此語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內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

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益院有僧嘗際遇真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郡初不聞迫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為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謔紹興末嘗為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為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

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為之抵掌絕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為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憲云綠樹新蟬第一聲王荊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

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古下閤門令平讀遂為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軋革往往畫一人戴草而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童貫用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

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為妄則紹興中如黑象輩畜書數百册對人撿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輒改內侍省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省事押班曰簽書內侍

省事簽僣視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膱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膱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朴陷虜後妾生一子於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

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脩朱書紹聖所脩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黄書之目為黄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歷中賜紫章服赴閤門拜賜乃塗金魚袋也豈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兩宫之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
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
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為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
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唐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蘂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
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汚泥沙牛酥煎落蘂超然不
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

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鄜畤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

趍至閤門前忽為典午知何罪謫向鄜州更憮然葢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葢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為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真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

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𥫗字書初無此字乃自稱埙篪之篪而書名不敢增但作箎云

吳中卑薄斸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鉏钁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為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為未艾荊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

京為翰林學士議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曑叟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為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為名言

今人謂貝州為甘陵吉州為廬陵常州為毗陵峽州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謂之嚴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
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黄
令人謂娶婦為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為子索關羽女表
術欲為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謟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之
一日充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充非獨吏事過人遠甚
參禪亦超然悟解今談笑而終略無疾恙上亦稱歎
以語中官李舜舉舜舉素敢言對曰以臣觀之止是

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絶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奥為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有之皆非也黄魯直詩云公虚采蘋宫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於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為正寢故以小寢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虚采蘋宫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纔十四歲都人目為

胡孫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

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

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

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

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槖金

用家釀對槖金非也

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

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為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羨君門戶壯蓋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

太尉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名墨君和名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錄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杜太后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

也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棋局狀如香爐葢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棋不復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謂絶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黄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諸晁謂壻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温

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岍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謂駝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駝峰而其墓以錢塘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

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
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璨為元帥府判
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
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
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
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
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於泉下
鄒忠公夢徽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謂

筆與畢同音蓋杜牧夢改名畢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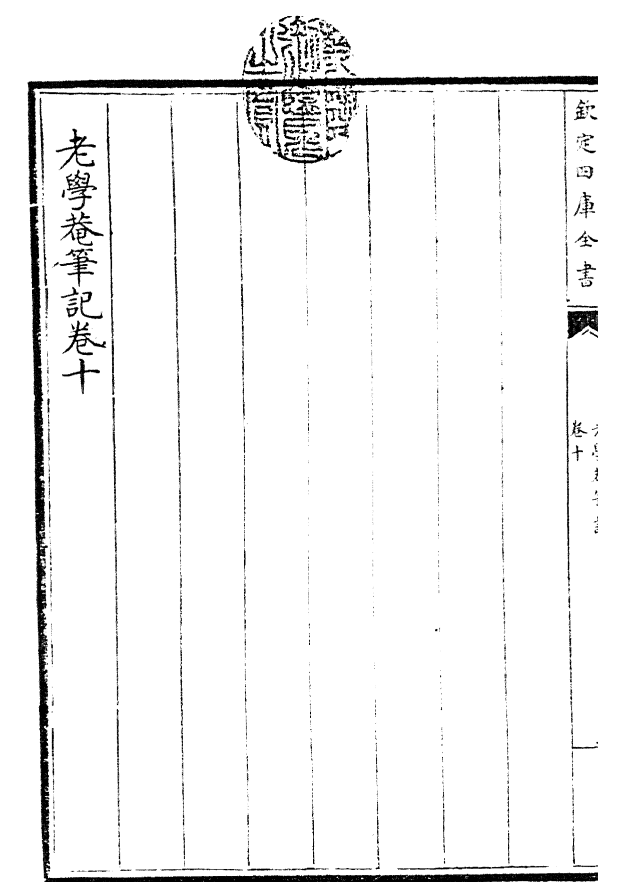
唐小說載李紓侍郎駡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楊朴處士詩云數箇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楪毡根數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用白

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玆集向編稗海函中人爭謂其拾得小碎如五色線酉陽雜俎之類讀至仁宗飛白哲宗宸翰張德遠誅范瓊于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王仲信守父書而不願官秦熺任元受視母病而不肯就魏公諸則真足補史之遺而糾史之謬寧僅僅杜宇為謝豹不律為綠沈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耶湖南毛晉識



老學菴筆記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顧振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